

新民教育

本报专刊部主编 | 总第 373 期 | 2016 年 3 月 30 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:唐敏 视觉设计:龚云阳 编辑邮箱:tangm@xmwb.com.cn

上海交大的相声社团为何越来越红火?

每人都有幽默天赋 需要找到表达方式

本报记者 金雷

身材瘦小、戴着黑框眼镜的陶皓杰是现任上海交通大学相声社团的社长,跟着他来到闵行校区东上院底楼的过道,八九个同学正在排练相声剧《几投算》,他和记者打了个招呼,就回到排练的位置,这一段是他逗哏王汉雄捧哏,在3月底去南师大演出前,他们抓紧时间熟悉逐字稿,交流修改意见。

要不要加演一场

机械与动力工程专业的陶皓杰加入相声社团没多久,就得到上台表演的机会。当时说的段子是大学新生的生活。一年不到,陶皓杰已经有十多次上台的经历,从南京回来后,他和社员们要赶着准备交大120周年校庆晚会的节目。

“一开始不知道要在大学干什么。”陶皓杰说,进入相声社团后慢慢找到展现自己的地方。尽管,他嫌自己吐字不够清晰、动作力度还要加强,一句话就把台上下千名观众逗笑,是他加入相声社团前没法想象的。

论辈分,陶皓杰是相声社团第八代社员。若按有演出经历算,他差不多是社团成立以来第100个社员。2003年3月12日,交大相声社团创立,秋季开学,2003级的新生充实到社团中来。如今毕业后仍在说相声的史炎、李宏辉等都是这个时候加入社团的。当初社团不敢想相声会在上海的校园有立足之地,那时德云社、郭德纲都还没火,相声处于最黯淡的阶段。学校迎新晚会需要一个相声节目,社团抓住了机会。

2005年6月,相声社团首次举办专场演出,主题是“四士同堂”,段子围绕同寝室的四个同学在入学、考试、学外语、恋爱、找工作、出国上的经历和感受。演出前,当时团委负责的老师要求观众不能少于500人,当天下午社员们就从各个寝室楼拉人,到最后能容纳一千多人的剧场一楼全部坐满,还站了不少观众。两个半小时的演出,观众没有一个人提前退场,谢幕时都起立鼓掌,被史炎称为最挑剔的剧场经理过来问了一句:“要不要加演一场?”

工科生都爱自嘲

为什么一群交大的工科生能在台上把人逗乐?史炎在博文《我和我的肆水年华》中写道:校园里那些摆不上台面的事都被社团编进了段子。他曾用过的一个包袱:当时华东师范大学搬到交大闵行校区边,交大男生激动极了,可门卫不让交大学生进。有一次自己和另两个男生想闯进华师大,一边走一边假装华师大男生,没走几步就被门卫叫回,他问门卫大爷怎么看出自己是交大的,对方回答:“你什么时候见过华师大男生三个走在一起?”

类似这样的梗,相声社团常说常新。陶皓杰记得自己上台表演最早叫响的一个包袱,是说自己和父母到交大校园参观,他一声叹息“真是‘庙’啊!”结果父母听成“真是妙啊!”就把他送来交大读书。

“四士同堂”专场演出中有个段子说到交大学生去微软笔试,5道是非题扔了10次硬币,为什么不是扔5次?回答是“不是得演算一遍吗?”

2008级金融管理专业的符碧蓉很喜欢社团的相声剧《毕业那年我们说相声》。她说,工科生都很爱自嘲,看他们在台上的一本正经地自嘲,更容易发笑。

那次专场演出后,史炎和几个社员穿着当时的纪念品——印着“四士同堂”的T恤在校园行走,生活还是一如既往。记者问陶皓



相声社团社员请姜昆辅导

焦达摄

教育好声音

如今在大学参加社团是件稀松平常的事,一所综合性的高校,社团不下二三百个。在这个讲求个性化表达的年代,社团是课堂外实现自己价值的途径之一。

每年的社团招新,是大学里的节日。几百个社团在林荫道两旁设摊吆喝,招收秋季入学的新生进团。这一幕被学生们亲切地比作“百团大战”。社团的目标是扩充人员,但人真来了,还是讲究个志同道合,真有兴趣有志向一起做一件事,社团才会生存下去。至少,交大相声社团,让一群学子找到了人生的共同志趣,在他们踏上社会后依旧物不过内心的

杰,在能容纳3000人的菁菁堂演出后是不是成了闵行校区的名人?他回答:“人在台上那么小,下了台谁都认不出你。”

除了笑还有什么?

相声社团的创始人陈曦、孙侗最早在军训汇报演出中模仿马志明的《大保镖》,在观摩过清华大学相声协会的《1234,我们说相声》和赖声川的作品后,社团开始寻找自己的风格。史炎说,之后的段子,他们会去有意识地想:除了笑,还能给观众带来什么?走进剧场的每一个人,得到的应该比单纯的欢笑来得更多。

“四士同堂”的专场演出中,有个段子说出国求学,社团创作了一个“卧佛卦学”的场景:一个同学去算卦,应同学要求,卦师请出钱学森俯身,关于为什么要出国、为什么要回国,两代交大学子隔空对话。这段结尾,钱学森伫立在回程的船上,同学则自问:我还会回来吗?钱学森俯身卦师的场景应有烟雾效果,他们的处理是举了个大纸板,上面写个“烟”字,这倒引得台下哈哈大笑。“我们没有经费,就用最简单的办法。”史炎说。

在“谈恋爱”的段子最后,阴差阳错的史炎、郑好棉、沈是群和齐寅雪共同感叹:“在我们的故事中写进了爱情,但在爱情的故事中却没有写进我们。”

1987年交大闵行校区启用,学生习惯把

兴趣是最好的老师

呼唤,回来再干说学逗唱。李宏辉和郑钰的新语相声俱乐部创立后,之前和大李搭档的王汉雄也辞职加入,另一位考上研究生的女社员也决定停了学业来俱乐部帮忙。

在复旦的翼缘社,一群学生从鸟类观察慢慢发展到研究鸟类、保护鸟类的志趣,他们和“鸟哨”等鸟类保护组织一起合作,去崇明岛阻止捕鸟行为,为林业局收集制作校园观鸟手册。社长、生物专业二年级的臧少平说,自己未来想从事鸟类研究和保护工作,他们学院有一位教授是鸟类研究专家,对她影响蛮大的。

吴双辰是麻将社团的社长,他的志趣是早日普及竞技麻将,让国粹在即将入选的世界智力运动会上大放异彩。为此,每个进团的社员,无论基础如何,他都尽力给他们普及竞技麻将的知识和规则。同时,数学专业的他还利用统计概率来研究竞技麻将的打法,他说“了解这些你的竞技水平肯定会比那些老打但不研究的人要高。”

兴趣是最好的老师。在价值观多元和择业自由的时代,大学生若有机会根据专长和兴趣进行职业生涯规划,从事最适合自己的工作,是幸福的。

金雷

校区称作“闵大荒”,有位置偏僻的意思,也有校园文化生活不够丰富的意思。最初,表演结束谢幕时社员都会说一句“文化沙漠的帽子摘掉了。”社团火了后,他们倒干起了“文化输出”,去复旦、华师大等其他高校表演。在华师大大的表演并不像史炎段子里说的要“防火防盗防交大”,社团在女生居多的华师大受到了热烈欢迎。当时社团没选择室内的剧场,而是在宿舍楼前搭起舞台,除了底下坐着的观众,更多华师大学生站在宿舍阳台上听他们说所有的段子。

坚持至今的梦想

“四士同堂”专场演出后,社团意识到了剧场和幽默的力量。史炎说,选择喜剧成了一些社员从校园坚持至今的梦想。

2007年毕业后,史炎多次回交大开过专场演出。2009年他的专场“与交大那些事”、2012年的“交大往事”都受到学弟学妹追捧。这让他坚定了决心,继续干自己想干的事。现在每个周末,史炎去巨鹿路的酒吧表演脱口秀,他说,国内很多年轻人不善于打开自己,表达自己,他希望给他们鼓励和机会,因为每个人都有幽默的天赋,只是需要找到表达的方式。

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2014级的刘从浩是史炎的河北老乡,社团的元老、博士生李宏辉开设“相声讲堂”,他去听了后觉得有意思,就加入社团。社团里,每个人都自己写

段子、说段子。陶皓杰说,有时先去找社团的段子库,把其中一段拿来用,再根据自己的创作思想换个语境,很多包袱是有用的。“谁都可以说相声。”李宏辉说,用他总结归纳提炼并试验的创作模式,写一个段子的速度非常快。去年,社团生产了110个段子,李宏辉说还可以提高到150、160个。刘从浩曾为一个刚进社团15天的女生捧哏,段子是女生自己创作的,尽管一眼就看得出她很生嫩,但台下笑声一片。

关于相声创作理论,李宏辉自费出版《相声的有限元》等三本书,并请来姜昆交流指导。他和同为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妻子郑钰放弃取得博士的专业,联合王汉雄等多位相声社团的老人成立“新语相声俱乐部”,做起职业相声演员,并把作品搬到视频网站。“像郭德纲2小时的表演,包袱300多个,周立波是400多个,而我们是913个。”李宏辉说,相声就是要让大家笑,他们创作的段子包袱密集,一开始观众可能跟不上,但不用担心,等跟上进度,笑声越来越多,直到前俯后仰,停不下来。“我们尊重观众的智商,1小时的表演让观众看到10小时的智慧。”李宏辉说,他追求的相声不只是讽刺社会,而是要点出其痛处。比如最近创作的有关家庭教育的段子,设置了三个不同模式的家庭,而包袱是突出在圈养和散养两种模式之间摇摆不定的家庭。